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意外集

丁玲著



中國國際出版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意外集

丁玲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外集 / 丁玲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45-8

I. ①意… II. ①丁…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5656号

意外集

著 者	丁 玲
责任编辑	张娟平 张淑卫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 × 920 1/16
字 数	55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45-8/I · 403
定 价	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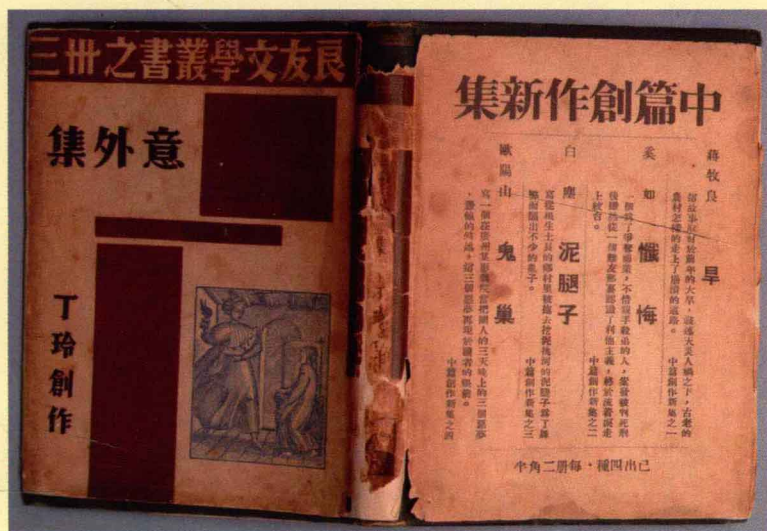
CR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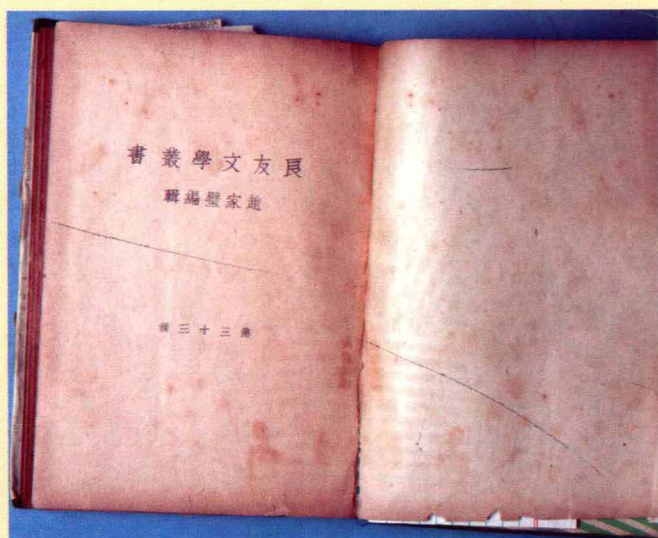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退了幾步坐在地上。她用力掙，掙不出。

那麻木了，失了知覺的四肢像在空中描畫着看不見的東西一樣。他想爬，爬不出來，另外一個走地爬住了喉頭，艱難的畫着一點點稀薄的淚水，她無可奈何的望着路中，空中便是無底的，四方翻飛着而不知從何處飛來的雪團，飛夾着細的零星的雨。

一輛破旧的陽光也沒有，
走來一條熟悉的狗，

體背上的毛，全

西門口又有什麼人吵起來了。

卷一 上

點嘅嘅嘅——

從低處衝著風跑來，被散在牆頭上，牆上分不辨是一些雨水，還是雨水。她需要的一種天真的脾氣，在這時是完全消失了。

——這一切傢伙都睡醒了！全是阿生惹出來的。走，說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自序

许多事都不会如一个人所想像的那样；有过一个时期我想要是生活得比较闲空，尽管能得那末一个月也好，我当写出许多东西来的吧。我计划过一些小说，觉得想写的东西真多，但一想到时间的拘束，先就把这些计划打消了，然而我还是常常在写，写一点粗糙的东西，自己不会满意，却也不大十分管它，在一个下半天，或一个晚上，写上了几张稿子，人因为有了写作，精神很兴奋，但一想到第二天的约定时间，便也心满意得的睡熟了。文章写了出来，自己看看惭愧，批评，不大好，读者不满足，但如果一有了空，很自然的又去伏在桌上了。那时有的是勇气和兴趣。只有时间，比较长的，闲的，不为事情所纠缠，不受经济压迫的那个只能属于想像的时间作为我的缺憾。而且用这理由宽容过自己，也得了许多友好的偏袒。但，事情居然有出乎意外的，我得了一个机会，离开了一切，独居在很清幽的居所，时间过去

又过去，是狠狠的长的三年，虽说有的都是绝对的空闲，而且有更多的材料立在你的面前；但我没有写，我只是思索，简直思索得太多了，我变得很烦躁。我只希望再有那末一天，我忙着，我愿意偷闲来写，我已看过很多东西了，我或许要写的比从前好些。但这都似乎不会很快就实现的事。有些熟人知道了我幸而还活在一个角落，又不十分明了我的心情，总是设法传递了一些好的督促来，说，你要写呀！或是你莫让人疑心你是完结了，你要起来，重提起你那枝笔！这些都只有使我难受，然而结局我也就勉强的在极不安和极焦躁的里面写下了一些，就是收在这集子里的几篇。又特别审慎着“技术”。我要告诉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一个集子，从前也有写得更坏的东西，如《自杀日记》，我就只希望它早一点绝版也好。但当那写的时候，我并没有苦痛过，没有感到过压迫，没有与自己的心境不调和，只觉得写得蹩脚而已。而这一本呢，我简直不舒服，我简直不愿看第二次，你看《松子》，是那末充满着一片阴暗的气氛，而《一月二十三》呢，算是一个摄影镜头了，东照照，西照照，中心点呢，没有。还有《团聚》，更是……我实在不希望读者花钱来买我这本书，我汇集起来不过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纪念。我以后大半还要写文章，也许写得更坏，但将不写这一类型的东西了。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收获，却无疑的只是一点意外的渣滓，如若以后我还会有一点

点成就，让这本书给批评者作为一个研究的或是证断的材料也好吧。别的空话我不在这里多说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自序

目 次

自 序	1
松 子	1
一月二十三日	14
陈伯祥	38
八月生活	45
团 聚	53
附 录	
莎菲日记第二部	80
不算情书	86
杨妈的日记	95

松 子

一阵凉风从冈子下爬了上来，走进那一片密挤着玉蜀黍的田里，带着一阵缱绻之声，又飘散向四方去。散布在窑外的远远近近的一些小灰堆，便一团团的卷了起来，熄了的灰烬就轻轻的向四方飞着。时而也有点小火星从这里一闪，一个小红色的火花炸了开来，在来不及去看清的时候，就又消灭了，消灭在这灰暗下来了黄昏里了。凝视了这些景色的，又显得有点不耐的松子，正坐在一堆碎砖上，时时将舌头伸出，猫样的舐着，饿狼似的那两颗眼睛，骨碌骨碌的又望到太阳下去的那一方了。那方有一线灰黑色的巨墙横睡在已经又变成暗紫色灰青色的天际边，这墙无尽的延展着，直伸到后边的那座大山去了，一到了晚上，那墙上，有着门洞的上边便放出三个亮光来，远远看去，那黄色的灯光，浮漾在这广漠的夜色里，只觉得有点凄惨。墙下边，一片已成为朦朦的，被树丛遮断了视线的一片之下，静静的放置

得有几个小谷。松子所期待着，忍不住时时去望一望的便是这里的一个，一个最靠近这冈子的槐谷。其实坐在这堆上，是连谷里槐树的顶还望不到的。这时他又舐了舐嘴，便站了起来，提着裤腰，摇了几摇身子，回头去看了一下坐在窑门口的妈和爹，却不见了，只小三子垂着那几根黄毛在窑门口地上呆着，或者她在看一个小癞蛤蟆吧。于是他轻轻一跳，便踪在坪上，赤着的脚在土地上一部一步的跳跑过去，一点声音都没有。他敞开着短褂的前襟向那太阳下去的那方走去。

野草送着一阵阵的幽香。路旁有几双蚱蜢飞起来，又钻到草丛里去，又有几个青蛙也让着这熟悉的松子跳到一旁去了。松子没有留意到他们，只注视着从谷底升上来的，已经溶进昏暮里去了的一阵阵的炊烟。而接着嘴唇，快乐的又把步子加快了。可是后边，跟着他后边，又轻轻的奔来了一个矮的影子，而且那一种气息已为松子感觉到，于是他掉头转去，可不又是那个小三子！小三子真不为她的哥哥所喜欢。因为她的出世，只成为他的一种责任，他背她，喂她，扶着她走，教她一切。而她却是一个最无用的女孩。她曾从摇篮里跌出来过，他为这事挨了很利害的打，可是她一点也没有受伤；她掉到塘里，他把她从水里捞了起来，她没有死，连病都没有害，而他呢，却几乎被打死了。到小毛出世后，小三子却还不能帮助他一点，于是小毛的抚养，也成为松子

的事。在故乡，当他的父母都还有事做的时候，他们一到天亮到地主的地上去劳作了的时候，他，松子，就成了这家之主，弟弟和妹妹都必须要他做饭给他们吃。还得上山去检枯柴。小毛爬不动了就哭，小三子只会呆着，垂着几根黄毛，嘴唇上爬着两条鼻涕。她跟着他，像个可厌的影子似的。他有时也打她，可是她只仍旧用着骇怕的，希求怜悯的眼光望着他，而且又跟着他走，随他到那里去。他妈从前也曾养过几只鸡，鸡也该他管理。他妈也种过两畦白菜，菜也该他管理。他拾过粪，替人家看过牛，他做过许多事，但小毛同小三子总不能离开他。后来，一年涨水，一年天旱，田主也到远方去了。他们找不到一点事做，也找不到一粒谷子，他们只好在许多人后面乞讨着，走过了一些无人的村镇，也走过了一些贫乏的城市，一直走到这蔡冈上来了。这里就位置在一个“繁荣”的都城的外边。这冈子原是荒芜着的，后来便被这一群流丐盘据着，成为他们的棲聚之所。但在他们来此不久之后，便又来了一些人做了许多像大馒头的土窑，也来过了一些工人，他们蚁食着冈上的土地，把这些土地变成一块块的灰色的，红色的砖，用了载重的大汽车，不断的载走了。而这些流丐便也靠着这泥土将肚皮填了起来。为了他们低廉的工资，所以他们常常代替了一部分工人，得到了一些工作。好的时候，每个人在一天劳作之后也可以得两毛大洋。因此，松子一家